

经典留痕

陈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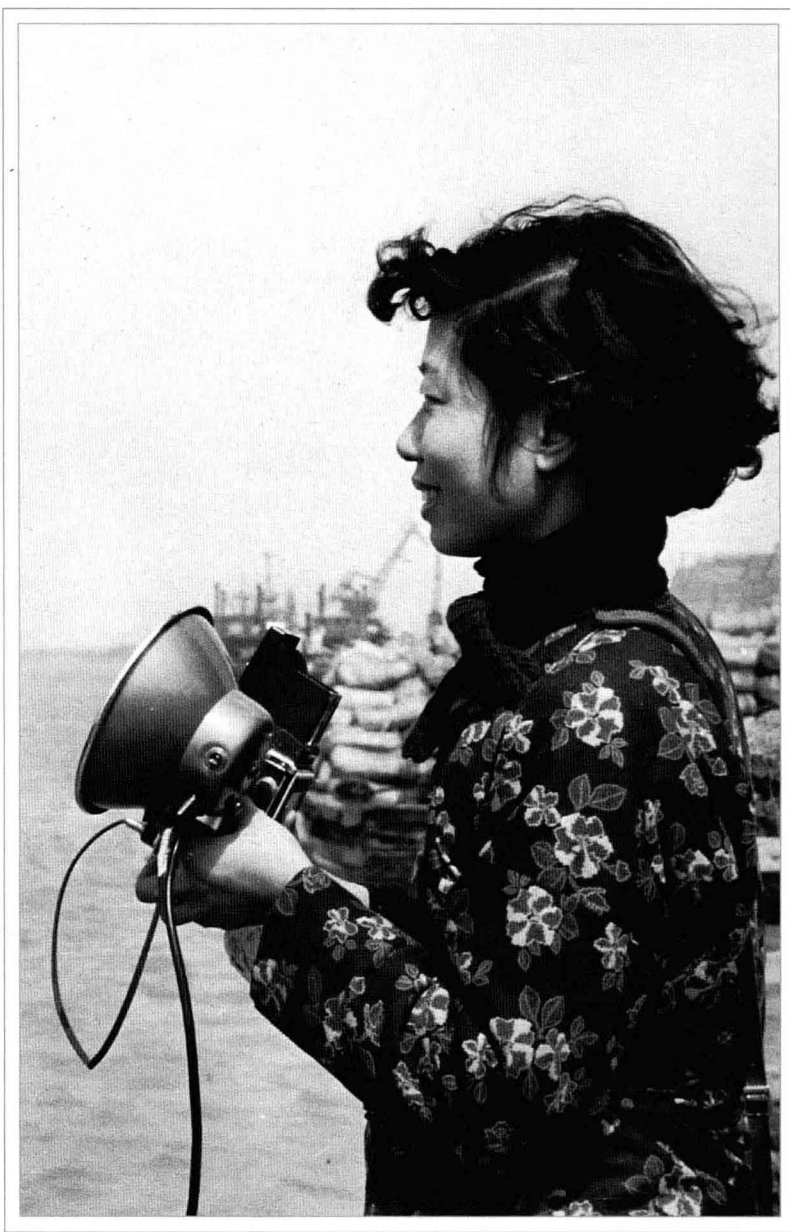
——陈莹舞台艺术摄影

◎ 百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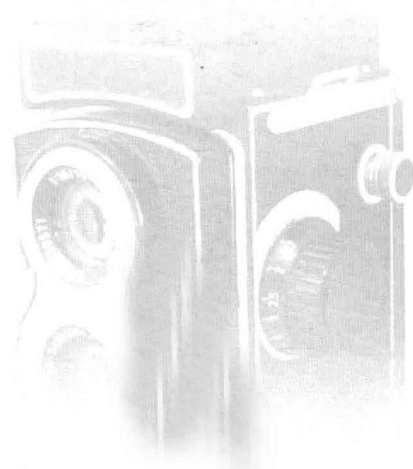
经典留痕

——陈莹舞台艺术摄影

陈莹 著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留痕: 陈莹舞台艺术摄影 / 陈莹著. —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5.4

ISBN 7-80703-303-7

I. 经... II. 陈... III. ①陈莹—自传②艺术摄影
— 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 K825.7 ②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442 号

书 名	经典留痕 ——陈莹舞台艺术摄影
著 者	陈 莹
策 划	苏松坤 黄德君
责任编辑	赵 毅
特约编辑	顾伟青
封面设计	韦 人
选 编	黄德君
美术编辑	汪人伟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 / 12
印 张	10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3-303-7/J · 27
定 价	60.00 元

序

抽尽残丝织画图

那天我到解放日报文艺部，同事们告诉我：陈莹走掉了。我听了一呆：怎么那么快？两个月前我去养老院看她，她还兴致勃勃地拿出书稿，要我给它起书名、写序言呢，怎么突然地说走就走呢？

其实说突然也不突然。她这盏生命之灯到现在才最后熄灭，也算是经得起煎熬的了。且不说她早在1960年就动过乳腺癌大手术，就是1991年那一跤跌了之后，能活到2004年年底，也是个奇迹。跌跤是必然的。陈莹左腿患了肌细胞瘤，右腿因骨质疏松腿骨萎缩了二寸多，一脚高一脚低，只靠一把圈椅，作为在室内挪移的工具。由于长期佝偻着身子使用圈椅，背也驼了，人也瘦了，把一个昔日活跃于舞台内外的女摄影记者折磨成又驼又瘸的干瘪老太婆。见了她，准会想起《巴黎圣母院》那位打钟老人。陈莹一辈子未结过婚，退休之后独居一室。一个病残老弱之躯竟能独自生活十多年，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是陈莹的生命力十分旺盛。你去看她，她会滔滔不绝、中气十足地说上两个钟头，使你插不上嘴。你给她打电话，没有半个钟头休想放下话筒。她就像阿里山上那些年代久远的老树，虽然身子枯萎了，树干空壳了，但顶上依旧还有几枝青青葱葱的绿叶。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她那摇摇欲坠的生命、飘飘忽忽的灯火呢？她有两个支撑点，代替她那两条残废的腿，那就是对新闻摄影事业的执着和对戏剧艺术的热爱。没有这两点，她活不到七十八岁。

陈莹1951年进解放日报，1955年端起照相机，1991年交出摄影器材，做了三十多年文艺摄影记者，共发表了近五千幅摄影作品。她当摄影记者期间，正是中国文艺舞台花开二度的季节。一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百花烂熳的时期；一度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舞台第二个春天来到的时候。这两个阶段是新中国五十多年来文艺工作特别是戏剧舞台最繁荣茂盛的时代，她生逢其时，把文艺百花园那摇曳多姿的春色都记录在镜头之中。陈莹自编的《经典留痕——陈莹舞台艺术摄影》就要出版了。翻开这本文图并重的著作，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珍贵”。这都是一代大师的艺术记录。从梅兰芳、周信芳、俞振飞、盖叫天、袁雪芬、尹桂芳、丁是娥、常香玉、杜近芳……全国各个剧种的代表人物的舞台演出和艺术生活她都有记录。要那么完整地保存老一辈大师级艺术家的舞台形象，恐怕只有解放日报的摄影部。有些照片连艺术家本人都没有。我就知道，袁雪芬、范瑞娟等同志要找早期的剧照，还要向陈莹借。

陈莹保存的舞台艺术照片之多，要是有一个全部脱产来整理，没有半年时间，恐怕理不出头绪。何况她保存的不仅仅是照片，更多的是对五十年来上海文艺事业的记忆。文艺界有些人很痴。我曾把范瑞娟、傅全香等大姐称为“戏痴”、“戏癡”。她们的一生，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口口声声，无非就是戏。她们的成功，就来自于痴迷。跟这些人谈别的事，都索然无味。但是如果同她们谈戏，就好像行将枯萎的盆花刚刚浇了水，马上精神起来。陈莹也是这样的人。陈莹不但熟透了戏，还熟透了戏人。她同文艺家已不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而是姐妹兄弟的关系。范瑞娟等老大姐在陈莹生病后，经常上门去看望。尚长荣同志得了奖，陈莹会兴奋地打电话给我，热情洋溢地夸赞他。看到报纸上有哪篇谈戏的文章不合她的意，她也会打电话给我，慷慨激昂地加以指责。有时候我都嫌她烦，干嘛唠唠叨叨，那么认真！但我还是欣赏她这认真劲。没有这种认真劲，当不了一个好记者。陈莹虽非业内人士，但她把自己融入了这个行业，成了这一行的专家。我以为，报纸应当培养专家型记者。我有几位记者朋友如张之江、许寅、张曙、秦来来、陈莹，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才我比他们差得远。但在许寅的传帮带之下，电视屏幕上如有京剧演出，不消一分钟我也能大体上报出剧名。我总主张，一个行业的记者，应当是这个行业的权威，是行家里手。

有的人活着，虽无害于国家，也无益于社会，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坐享祖宗的福荫。这种人不过是一堆行尸走肉，活着没有人注意，死了也不足惜。有的人活着，老做害国害民之事，虽然峨冠博带，高踞庙堂，但人们咒他骂他，恨不得他早死。有的人虽然离开了人世，因为他们对社会作了贡献，在业内成了榜样，人们还会记着他。陈莹就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人。这个又驼又瘸的干瘪老太婆，在养老院内独处了，还不肯放下心，不肯放下笔，理出那么多珍贵照片，写出那么多回忆文章，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新闻摄影事业！还不是为了戏剧艺术事业！雁过留声，人过留行。陈莹虽然带走了很多记忆，很多再也找不回来的艺术财富，但也为我们留下了《经典留痕》这样一本好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说的是爱情，用来说陈莹，也十分合适。她对于文艺新闻摄影，何尝不是一种至死不渝的爱情呢！

萧 丁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陈莹同志！

你好！

谢之你把自传寄给我，尽管认识多年，似乎
比较了解的。看了自传后，使人动容！王莹的舞
台摄影工作非同一般！你的三条经验是你
情感的体现，希望有人继承下去。

※※※※※

装

订

线

※※※※※

你的继承之作是戏曲舞台的一元二角作
品，将来的戏剧博物馆应有陈莹的平地
历史，得要证明陈莹的历史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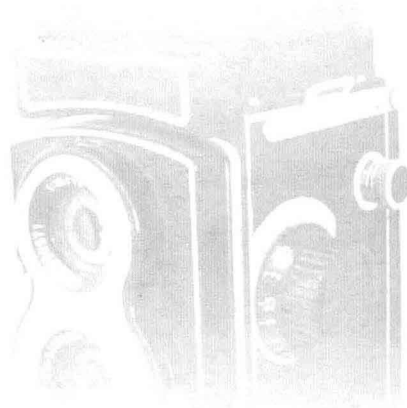
因此不仅感到安慰，还得接受人们对你
敬礼！作为戏曲二你请我由衷地感谢！

祝

你好！

袁雪芬

2003.12.10



陈莹老师
资师释谈文章
厚爱您为戏曲事
累留下了宝贵财富
为民族艺术留下了宝贵
财富而您孜孜不倦

学习今送回原稿刊
酬待早日出版马上要
北京息拜贺致祝
安康

尚长荣

尚长荣致陈莹的信

自傳

我1926年10月生于上海，光华商专会计银行系肄业。从小热爱戏剧，幼年便与这门艺术结下不解之缘。1951年11月由上海妇联转入《解放日报》社。1954年开始学习摄影，由老摄影记者俞创硕任指导老师。约半年以后，我开始独立工作。1955年5月9日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我第一次独立采访的摄影报道：华生电器厂生产降温设备。以后就一直分工搞文艺摄影报道至退休。期间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人民画报》、《上海画报》等画报，《戏剧报》、《上海戏剧》、《电影故事》、《八小时以外》等戏剧电影文艺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摄影作品约5000幅。在上海和全国性影展，以及在日本展出的《今日上海》和南斯拉夫展出的《上海今昔》影展中都有我的作品。

回顾三十多年来我在摄影工作中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走弯路的苦恼，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1955年至1960年是我初步熟悉学习摄影艺术手段和新闻采访技巧的阶段。1956年我在采访中获悉，上海淮剧团以画代绣制作戏衣，降低成本的消息，采编了题为《画笔代替了绣花针》的文学通讯，并拍摄了照片，在6月6日《解放日报》上刊出。这篇配以图片的通讯，可以说是我运用摄影与文字，独立采编新闻稿的起点。1956年8月26日，刊出我第一次采访拍摄的整版画刊《爱好艺术活动的人们》（介绍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艺术团），从此我开始学习和培养独立选题、构思、组织画刊的工作能力。1957年3月3日，我报道了电影演员白杨、孙道临、赵丹和黄宗英、秦怡、上官云珠等各位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以图片专栏《在电影演员家里作客》刊出，并配以较为活泼的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并茂，互为补充图片专栏，受到读者和报社内部编辑记者的好评。

这一个阶段，我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阅读了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为了提高摄影艺术水平，又读了一些美学著作和美术技法著作。当时，报社的党组织和领导鼓励记者钻研业务，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知识，

成为较渊博的“杂家”，并提倡记者广泛联系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并与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思想动态。我就是在党组织的关心、教导下，逐步形成了独自的采访工作方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我背着照相机，怀揣笔记本，采访过著名手工艺工人、戏剧电影编、导、演等文艺界各方面的人士，与一些著名人士常有往来，也与不少初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交上了朋友。就摄影而言，我虽掌握了一些基本技术，但其艺术风格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较广泛地涉足各种摄影题材，对拍摄人物、花卉、大场面的新闻摄影等十分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在上钢三厂拍摄钢水出炉的照片，为了寻找最佳拍摄点，我站到钢炉附近的一块伸向炉边且只能容纳一人的站台上拍摄。当时车间的汪炉长见状惊得直呼，这个女同志，不要命了，如果稍一失足掉进炉内，那就尸骨无存了。他手中捏着一把汗，在我身后呼叫我退下来，可我却纹丝不动，把他吓得半死。事后我对他说，我真的一点也没听见你的呼叫，不过幸好没听见，不然一分神，那倒有可能掉下去了。还记得1957年3月8日那天，《劳动报》约我去外滩黄浦江边拍摄市轮渡上的女驾驶员。我爬上了轮渡驾驶舱前顶板上，面对女驾驶员的工作场景，在摇摇晃晃中抢拍下了照片。没想到10日那天，《劳动报》刊出了全版的照片画刊，其中就有那位女驾驶员，我拍她的工作照也同时刊出，并介绍了我们两个，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事先不知自己竟也作为上海各报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女报刊记者，成了那画刊中的被介绍对象之一。还记得虹桥机场刚开始建设时，在开垦的大片土地上，解放军战士平整土地打基础的劳动场面浩大。那天沪上几家报社和《解放军报》都派去了记者作摄影报道。四面空旷的大片地上没有制高点，要拍大场面真让人有点犯难。《解放军报》的记者通过工地指挥部调来了一台大吊车，在吊车上放置一块大钢板，人站在钢板上，再由大吊车吊上半空寻找拍摄点。主意虽好，可是危险性也大，万一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解放军报》记者站上钢板后，问还有谁一齐上？我应声而出：“我也上！”有人说，“你是

个女同志，别人都不上去，你就别上去了。”我二话不说，站上了钢板另一角，一手抱着缆绳，一手拿着相机，和军报记者成平面对称，随大吊车缓缓升往天空高处。我俩终于找到了一个拍摄大场面的较好角度，完成了任务。

经过多方面的锻炼，我对于摄影作品的剪裁、光影技术的运用，以及对主题的提炼等基本规律，开始有所参悟。1957年3月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我被吸收为会员。

1960年，我患乳腺癌，动了大手术。当时，由于大面积切除了胸肌，摘除了几十株淋巴结，一般情况下，动过手术部位的手臂是举不起来的。病中，我坚持锻炼做体操（这是自编的根据手术后具体情况所作恢复手的功能的“体操”），坚信自己能够战胜病魔，重返工作岗位。半年以后，我战胜了病魔重新拿起了心爱的照相机，踏上了新的征途。

1961年至1966年是我摄影艺术探索的第二阶段。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上海舞台，是十分繁荣的。全国各大剧种纷纷到上海演出（华东话剧会演、华东戏曲会演等先后举行）。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等已故表演艺术家都曾在上海舞台上做过他们艺术生涯中最后的精彩表演；各地方剧种的有代表性的著名演员也都来上海登台献艺，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等盛极一时。正是这戏剧繁荣的时代，促使我专注舞台艺术，走上舞台艺术摄影的道路。

当时，我几乎看遍了每一场演出。每次看演出，都是事先做好了解情况的准备工作，认真拍摄剧照，研究舞台摄影技术与艺术创作规律。久而久之，只要舞台上灯一亮，我凭目测就能正确判断出曝光的光圈、速度，而且与曝光表事后测出的数据完全吻合。演出中，若是舞台上哪个角落突然暗了一盏灯，我立刻会感觉到舞台上光线发生了微弱的变化，从而调整相机曝光的尺度。

这一阶段，我拍摄了大量舞台照片，积累了舞台摄影的一些基本经验，用照相机留下了一批比较珍贵的艺术资料（包

括当时演出的所有主要剧目的剧照，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员的社会活动和生活照片)。我当时不管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是否见报，都去观摩拍摄，甚至自己掏钱买戏票，留下了这些如今被认为成为历史的珍贵镜头。十年内乱，使各艺术团体积存的，包括各个艺术创作人员私人所收藏的形象资料，都在“破四旧”的行动中被烧毁、丢弃。因此《解放日报》报社留存的这批镜头资料，其中如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舞台艺术形象，如今已极为罕见。现在文艺界如需要寻找和使用这些方面的影像资料，常这样说：“找陈莹去！”

这一时期，为了更好地掌握舞台摄影的艺术规律，我读了许多大部头戏曲理论书籍，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十卷本)、《中国近代戏曲史》、《元曲选》等，又阅读了各剧种的历史源流、表演手法等书刊，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6年，我曾离开摄影记者岗位下放劳动。即使是在下放劳动，只要有会，我仍会偷偷地借了照相机去公园拍风景、人物，以此不让摄影技艺荒疏，但没有想到有生之年，再能为新闻摄影事业贡献力量。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23号文件下达后，我获得了平反，于1979年1月重新拿起了照相机，回到文艺摄影记者的岗位上。从1979年至退休，可以说是我从事摄影的第三个阶段。

粉碎“四人帮”后，各个剧种的著名演员纷纷重新登台，焕发了艺术青春，新一代后起之秀也开始崭露头角。那个时候，我深感重新工作的权利来之不易，因此经常从早工作到深夜，拍摄了一批重返舞台的老演员和新秀的剧照，着眼在表达戏剧人物和演员的内心世界上下功夫。

1980年底，我担任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剧照组组长的工作。同时开始了彩色摄影的尝试与实践。1982

年7月1日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上海市舞台摄影艺术展览》的365幅照片中，我入选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之多。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精装画册《上海》，集中了全市摄影行业工作者的优秀作品，我也是作者之一。

我曾拍摄的梅兰芳的《醉酒》、程砚秋的《锁麟囊》、周信芳的《四进士》、盖叫天的《打店》等作品，如今被认为是“珍贵的历史照片”（见《摄影工作简讯》1982年12月第24页，《新民晚报》1982年7月1日、《文汇报》1982年7月2日所发的消息报道）。此外，1980年展出的《中外电影剧照展览》我也有多幅作品入选。1981年在日本展出的《今日上海》和1982年在南斯拉夫展出的《上海今昔》中，我拍摄的《重返人间》（京剧《李慧娘》黑白照片）和《见判》——京剧《李慧娘》（彩色）分别入选。1982年及1988年上海市第一、第二届“三八”摄影展览，我入选的《电子合成音乐会》、《旋风》等照片，分别获优秀奖和三等奖。1982年12月著名京剧演员张云溪在上海作告别舞台演出，我在现场拍摄的《依依情深》，入选1983年展出的《1982年全国新闻摄影展览》，并在上海市摄影艺术比赛展览中获优秀作品奖。1991年7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陈莹舞台摄影回顾展》，共展出照片585张，是沪上摄影记者在美术馆举办个人摄影展的第一人。当时的市委、市府领导陈至立、刘振元和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前来观赏。上海各报社和电视台的领导都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报导。电视台还做了新闻报道并在电视节目中播放。1992年6月，我写的《怎样拍摄舞台照片》（学摄影丛书套书中的一本）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99年8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型画册《范瑞娟越剧艺术影集》中选用的摄影作品，大部分是我拍摄的。1999年10月为庆祝国庆五十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精装画册《中国京剧》，收集精选全国专业和业余摄影艺术家拍摄的作品1200多幅。其中我的作品占了十分之一，为入

选作品者之首，同时还参与选编工作。2002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精装画册《昆剧泰斗俞振飞》，我的作品也有入选。

1985年6月出版的《中国摄影家辞典》收录的1566人，我也在其中。1988年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国摄影家传略大辞典》中编有介绍我的条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共收录条目约4000条，我也在其中。

我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长期从事舞台摄影，立志探索舞台摄影艺术的规律。我深深体会到：新闻摄影，决不能流于单纯的事件的画面记录，它可以而且应该与风光、人像、静物摄影一样，属于一门大有可为的艺术。我还认为，舞台新闻摄影与舞台艺术摄影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姊妹，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应对它进行认真总结，并上升为理论。多年的实践与摸索，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摄影风格和特色，对于摄影艺术，也有了一些不太成熟的个人见解与观点。

一、我力求以现实主义手法作为创作新闻摄影作品的原则（尤其是舞台摄影），追求真实、自然的生活风格，强调抓拍，反对摆布，力争抓取到日常生活中鲜灵活跳的典型画面，让新闻摄影成为反映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艺术品。在舞台摄影实践中，我常常在演出过程中直接从台下抓拍，尽力避免演员为拍剧照而作事后的摆布。因为只有抓取演员在剧中进入角色，塑造人物激情最为饱满的“忘我”瞬间，舞台摄影作品的画面才会具有神采飞扬、呼之欲出的感染力。否则，任你如何摆布得面面俱到，细心的观赏者总会觉得画面“呆板”、“假”、“貌合”而“神离”。抓拍、抢拍虽然需要长期的技巧上的刻苦磨炼，却能得到较好的效果。我的舞台摄影，大都自觉运用“抓拍”、“抢拍”。

二、新闻摄影，顾名思义，往往只是拍摄记录时效短暂的新闻事件。我努力希望透过这些转瞬即逝的画面，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机、细节、神态等，做到事过境迁之后，展观韵味犹存，从瞬间的新闻画面中，表现较为永久的社会生

活内涵，追述“实而不华，含而不露”的创作意境。

三、我从事舞台摄影三十余年，接触过各剧种和电影的表演艺术家、名演员，拍摄过他们的剧照（包括台下的人像摄影），我深知，每一剧种，每个流派，每位名演员都有其独特的表演特色和风格。作为舞台摄影的创作人员，要探索运用不同的构图、光线、影调以及其他摄影艺术处理，创作不同的画面效果，以表现表演艺术家独到的特色和气质。

四、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我一直注意用摄影机的镜头，记录上海艺术舞台三十多年来的重大事件。本市和各地有影响的剧种、剧团的表演艺术家、名演员在沪公演、交流，我几乎都到场拍摄，用镜头记录了较完整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作为精选舞台艺术摄影作品的“仓库”，而且也是反映上海舞台三分之一世纪风云变幻的一份真实的记录。

五、我搞舞台摄影，不仅把目光凝聚在舞台上，还注重于台下。对一些不同剧种的知名演员，尽可能多地拍摄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中的生活照片。用镜头表现他们的气质，寻求揭示这些名演员的形象在台上与台下的内在联系，运用摄影艺术的手段，诉诸画面，表现人物个性，感染广大读者和观众。

我经过长期的摸索，对于新闻摄影和舞台艺术摄影，有一些粗浅的体会简述如下：

（一）强调真实，力主抓拍。

新闻摄影的生命在于真实性，以“真”来打动人，一旦陷入矫揉造作、虚假摆布，便失去了任何价值。“抓拍”、“抢拍”是达到新闻真实性的有效手段。抓拍、抢拍受到时间地点的较大限制，不可能完全像静物一样，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在取景、用光等方面进行从容的推敲。但这决不等于说，新闻摄影都没有艺术性，没有构思，恰恰相反，新闻摄影要求摄影者能够更快地（甚至是瞬间）形成自己的构思，才能达到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新闻记者必须在几分钟内作出准

确的判断。我认为抓拍、抢拍不仅是保证新闻摄影真实性的必要的手段,更是一个摄影工作者苦练基本功的理想习武场。

《上海戏剧》在1982年第四期第34页上刊登题为《为优秀的舞台摄影艺术鼓掌》一文中谈到我在一次拍摄著名京剧演员赵荣琛和上海戏剧工作者交流程派艺术表演时,一声“咔嚓”恰好精确地响在节骨眼上,引起了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之事,说大家不禁为陈莹同志的摄影鼓掌叫好。为摄影鼓掌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二) 以细节表现全体,以一目传尽精神。

舞台摄影艺术决不仅是剧目上演时,挂在橱窗里的海报性剧照。它要获得比较长久的生命期,应该就是一幅完整的艺术品,让读者看得懂,并身受感染。然而,戏剧是叙事性文艺式样,摄影又是造型性文艺式样。舞台摄影者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选择戏剧中剧情和演员的表演都最能表达主题,又能独立让人看得懂的画面;运用摄影艺术的构图格调、光影效果,加以渲染,成为独立的艺术作品。由于舞台摄影的对象是戏剧,它往往需要借鉴小说(叙事性作品)中所谓“窥一斑略观全豹”、“以一目传尽精神”的手法,才能跳出单纯剧照的窠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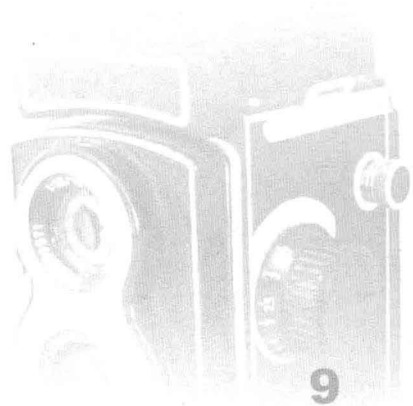
(三) 摄影记者的眼睛应是曝光表。

任何摄影者都只有掌握拍摄的基本技术,才能谈得上艺术表现。新闻和舞台摄影工作者由于其拍摄特点,更需要苦练基本功。我认为“摄影记者的眼睛应该就是曝光表”(这并不是说构图、用光等基本功不重要,而是因为曝光瞬间目测的准确性较之构图、用光更重要)。这是我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以强调任何一名摄影工作者都必须把基本功炼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才有可能进而跨入艺术创作的大门。

1991年11月,我因摔伤致残,行动不便,便上交了所有摄影器材,才真正结束了摄影采访生涯。1997年夏,上海

古籍出版社的一位青年编辑来到我家，说他们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一本大型精美画册《中国京剧》，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图文并茂，全面完整地介绍我国京剧的历史、流派、表演特色和服装以及音乐等，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这是他们出版社首次出版这样的画册，但这位青年编辑没有看过京剧，因工作需要，就主动请缨。当时文化部指示由上海市文化局协助上海古籍出版社办理。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京剧院的领导都认为，要编这本画册，须找《解放日报》陈莹同志，所以这位青年编辑才寻踪来到我面前，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这位青年编辑的至诚使我感动，又是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书刊，我欣然同意并开始了我们的合作。我向他介绍了京剧的各方面情况，研究了工作计划、资料收集等步骤。他四出奔走于京、津、沪等地有关单位，向专业、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收集有关照片，并邀请一些专家和学者撰写文稿。经过两年的努力，大型精美的《中国京剧》终于在国庆五十周年那天出版了。我为有机会为国庆五十周年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而感到兴奋和欣慰，我的摄影和编写工作能在此划上句号，真是太幸福了！

陈 莹
2003 年秋



目录

序.....	萧 丁
袁雪芬、尚长荣致陈莹的信	
自 传	
京昆剧.....	1
地方剧种.....	26
曲艺杂技.....	45
话 剧.....	50
音乐舞蹈.....	56
生活、艺术交流.....	60
附 录	
良师益友.....	77
照片背后的故事.....	89